

# 读书

主编:文天心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read0451@163.com



## 四季流转中的生活艺术

读《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

王咏梅



《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  
韩良露/中信出版社/2024年11月



文/本报记者 刘斐

# 时代的变迁 人性的坚守

读《东山坳》

□孙功俊

农村的变迁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话题,而这一变迁与人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小说《东山坳》便是通过四个青少年的成长故事,呈现这一复杂而生动的主题。

作家杨逸的作品一直充满着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与关注。在《东山坳》中,她将这份情感发挥到了极致,用朴实文字记录时代的风云变幻,描绘出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形象。小说开端打开了几代人尘封的乡村记忆,通过对一只铜铃铛的争夺,将读者带到生产队解散前后,勾勒出韩富贵、郑万山、老庞头、老铁匠以及左校长等人物的鲜活形象。与司空见惯的乡土小说不同,让韩松花的父亲,成为东山坳一个个活着或活过的人物。接着用带有“先锋”特点的叙述,引出故事主人公韩松花。

韩松花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她在追求养猪致富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困难。尽管她的生活曾一度陷入泥淖,但她的勇气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读者,仿佛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并愿意为之奋斗,终会迎来希望的曙光。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基层农村女性自我价值的体现。

左天伦的形象相对于韩松花而言更加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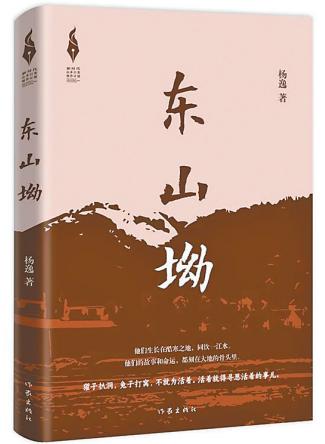
杂,他是乡镇干部,通过他工作中的纠结与矛盾,展现他的“脆弱”与“坚持”。这一描绘让人感动,同时也引发读者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庞大海的命运同样让人揪心。作为没有父母的“孤儿”,庞大海在学校一再被欺负。小学六年级第一次跟同学打仗,完成了性格的第一次转变。而后真心爱慕韩松花,却在荒谬中让韩松花怀了孕。自此他整日背负韩富贵的谩骂,却又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命运强加给庞大海第二次转变,他消沉暴躁对韩松花拳脚相向。直至最后出走又回归,这个过程也让人看到了庞大海和韩松花,被生活锤炼出变形却依然深厚的情感。当韩松花把他找回来,二人一起毁了动手时的木棍,那种不可言说婚姻的甘苦与共和韩松花的慈悲宽容,深深打动了人心。

小说采用多条时间线,交替叙述各个角色的成长历程。在叙述视角的运用上,穿插了第一与第三人称的视角切换,使叙事丰富多样;而时间线上,作者选用了倒叙与插叙的手法,增强了故事的层次感。在人物塑造上,杨逸通过丰富的细节,将四个主人公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韩松花的勇气与毅力,她在养猪致富

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充分体现出新时代农村女性独立自主的形象;左天伦则以他内心的挣扎和对责任的承担,刻画出乡镇干部的多元性;庞大海的爱恨情仇更为故事增添了更多人性探索;而郑四方孤独的渴望,让全书充满了感伤与思考。

四个人物就像是东山坳的四根支柱,支撑起这个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的生命轨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映照出了人性。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女性的隐忍与坚毅,看到了生活的残酷与劲道,这些活灵活现的细节令人动容。其它人物形象也各有姿态:韩金宝的有情有义,韩招弟的投机取巧,小武子的市侩刁钻,罗海燕的不择手段,以及走阴人麻奶奶曲折不易的一生,都让人难忘。麻奶奶痛失儿子时的疯癫,用手绢包着攒下的零钱来给韩松花做学费的慈爱,对二三子的怒其不争以及最后故去,令人掩卷长叹。

《东山坳》书写的是命运,是对贫穷的改变,也是复杂幽微的人性。东山坳中每个人物的生命轨迹构成了一幅充满北方风土人情味的叙事长卷,也交织成一场真实生动、独具时代气息的“山乡巨变”。虽是“山乡巨变”主题



《东山坳》/杨逸/作家出版社/2024年7月1日

创作,却没有“主题创作”的痕迹。家国情怀、时代气息、人情冷暖和世道人心,无比自然地交织在行文中。作品不仅在创作上有所突破,也对时代审视上展现出深刻的洞察力。

《东山坳》无疑是一部独具时代气息的山乡巨变作品。杨逸善于捕捉那些细微的情感变化,善于用文字描绘看似平凡却又充满力量的生活场景。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每一个场景都是生动的,让我们看到了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时代变迁中的人性坚守。

# 每一个人都有一座自己的岛

读《独角兽现身的春天》

□安石榴

这本书读了就想推荐。而且,不单是推荐给儿童,还想推荐给成人。甚至,我猜测,我的潜意识里更想推荐给大人。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有一种书,适合九岁至九十岁的人阅读。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即刻明白这不单单是一句推销话术,它更是一句大实话。回想一下吧,在我们的经历中,是不是——往往的,震撼心灵(或者启迪心灵)的东西,常常是那么简简单单、质朴直接,谁都可以理解领会。我这样说看起来是从某种角度解读那句话,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对我来说,有时候谈感受来得更容易,并且更有诚意让我们彼此走近。

这一段时间我活得有些疲惫,“疲惫”这个词在不同的人那里,显然有着不同甚至差别极大的内涵。在我这里,我被某些事情困住了。我本来打算用旅游、美食、看电影等常用的招子对抗,但最终失败。对我而言,阅读是我对抗现实的大招,但我发现我平常的阅读进行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童年的这本童诗集《独角兽现身的春天》。

猜猜,猜猜  
我在哪儿?  
你来过这里吗——

在茂密的草丛中  
小河沟干涸的底部  
废弃的小花园的一角  
皂荚树天堂和星星的下面

你认识的孩子还有谁能跑到这么远?

这是一首叫《猜猜我在哪儿》的童诗。它让我们一秒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谁没有这样的时刻呢——我的意思是,不仅仅孩子,或者也包括一只小狗、小猫,一片树叶、一朵花儿、一只被人遗忘的小玩具,他们看起来离开了热闹的群体,进入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世界。不过,却并没有因此陷入困境,他们获得了另一种补偿,一个不同以往的视角,由此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不寂寞、不

沮丧,他们清澈,对,清澈。这种清澈让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独处的时候,自洽又尽兴,因为这是他们的自主发现。对一个人的人生而言,“发现”为什么这么重要?难道“发现”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吗?我们的人生必将或者必须认识自我,而这一切都起始于发现。因此,他们在小河沟干涸的底部,在废弃的花园一角,这些偏僻的并不光鲜的地方,却因令自己惊奇的发现,保有快乐的能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发现的快乐照亮了我们人生中那些昏暗的边边角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独特的经历,至少有独特的童年经历。在我们以为的漫长的人生当中,有一天,我们终究会发现童年的治愈特质,让我们自如从容地用童年的过往来治愈我们的当下甚至未来。依我看它还同时超越“原生家庭”的某些明确的伤害。看起来我们似乎绕过了那些伤害,实际上我们成长过程中,选择放下了某些执念,同时敞开襟怀去理解和包容一切,然后给自己一个良好的日常生活。

在《欢迎你来我的岛上玩》中,诗人童子写道:

我有一座  
漂亮的小岛  
欢迎你来岛上玩  
我在我的岛上  
种了一些老树  
盖了一座小房子  
捉了一群海盗  
这群海盗  
每天都会到岛上  
陪我做游戏  
给我讲故事  
帮我照料牛和蝉  
有时候还替我写作业  
客人们来了  
他们会害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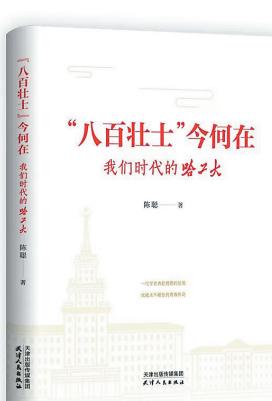
帮我办家酒  
招待大家  
嘿,欢迎你来  
我的岛上玩。

多么熟悉的场景,就像一个梦,我们人人都做过的梦,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我们不一定和童子的一模一样,但那绚丽的想象力,那不羁的想象力,是每一个曾经的孩子一模一样的共同经历。这样说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岛吧?它在我们的心海深处。也许因为时间久远,因为工作的繁忙与压力,我们暂时忘了这样一个心灵的活力与精神的安居之地。但那仅仅是暂时忘了而已,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停下来,借由诗人童子的一首首童诗,回到自己的童年,或者找回自己的纯真。

我确实这样做了,而且感觉很好,这让我有了一个私人化的发现:我们的本质力量可能来自童年。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小岛,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小岛的岛主。

## 沿着「八百壮士」的足迹 鼎力前行 我们时代的哈工大



《“八百壮士”今何在:我们时代的哈工大》/陈聪/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1日

《“八百壮士”今何在:我们时代的哈工大》作为一部纪实文学,是中国作协会员、战地记者陈聪在多次实地调研采访,搜集整合哈工大提供的大量史料、文件、回忆录等资料基础上写就的呕心沥血之作。

二十世纪50年代,800多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从祖国各地奔赴哈工大这座“工程师的摇篮”,凝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哈工大最初的“晶核”。因为这批师资队伍约有八百人,恰好与当年“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上海时坚守四行仓库浴血抗敌的八百壮士同一数目,时任哈工大校长李昌就将其亲切地称为“八百壮士”。

书中“北上:‘八百壮士’的崛起”一章将时间拨回到1949年的清华园。当时哈工大冯仲云校长求贤若渴,委托钱三强在清华校园中公开招聘20名助教。招聘启示贴了出来,很多人看了看,却摇头就走:谁会去那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最终,整个清华园,只有一人应聘。此人便是哈工大第一位华人专业教师陈雨波。来到哈工大不久,陈雨波就随“东北招聘团”南下,在上海、南京、杭州、北京、武汉等地为哈工大招来一批青年教师,王光远、黄文虎、袁哲俊等人就在其中。

当南国北上的老师和学子们穿起厚重的棉袍,那浑身的重量迫使他们用更大的努力、更强烈的觉醒去驱散北国的寒意,用永远充满热情的博大胸襟全情全心全力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科研攻关”的工作中。

沿着“八百壮士”的足迹鼎力前行,“八百壮士”精神何以延续,以何延续实为关键。作者发出一问:“八百壮士今何在?”答案在回响:“我们时代的‘八百壮士’前赴后继。”

在书中“我们时代的八百壮士”一章中,一位位无惧挑战、尽展风华的当代“大师”、学子形象跃然纸上。2023年11月,同住过学生七公寓506室的赫晓东、郭世泽分

别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曾住在同一宿舍的哈工大校长韩杰才,已在2015年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至此,当年同一宿舍的3位博士生,全部当选院士。2020年5月,曾自主设计、研制与管控维纳卫星,照出世界上第一张“最美地月合影”的哈工大紫丁香学生维纳卫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90后”“00后”大学生,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航天力量”。

一代又一代的哈工大人将“八百壮士”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环境学院马军院士从“八百壮士”的杰出代表李圭白院士,在老一代哈工大“八百壮士”言传身教与潜移默化中见贤思齐,成为给排水专业第一位博士生。马军院士说:“从李老师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带学生。”马军院士带出的学生胜不骄、败不馁,无论顺境逆境,都能迅速成长发展。他指导研究生和博士后百余余人,其中2人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人获提名奖,毕业生中有5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今天,哈工大“八百壮士”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潜移默化地成为哈工大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共同价值追求。赓续精神血脉,砥砺爱国情怀,“八百壮士”成为今日哈工大人特色最鲜明、最有辨识度的精神符号。

阅读《“八百壮士”今何在:我们时代的哈工大》,我从哈工大走进书中,又从书中走进哈工大。

百年哈工大尚年轻。扎根黑龙江这片英雄的热土上,我们追忆历史,倍感亲切;我们憧憬未来,信心无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哈工大人必将沿着八百壮士的足迹鼎力前行,不断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奋力走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哈工大规格的新百年卓越之路。